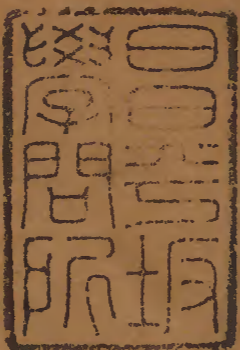


胡敬齋集

二三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函	一	四	二
九	冊	架	類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34)	
函號	299	47



文敬胡先生集卷二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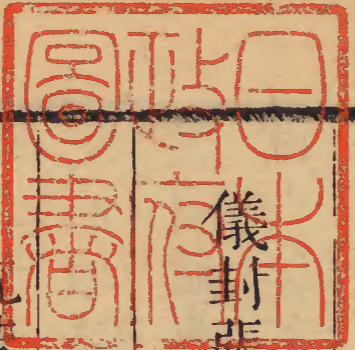
閩清鄭 鄰官五

漳浦鄭亦鄒居仲

全校

福清翁葉峻惟幾

古田施松齡青侯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後學

流芳詩集後序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焉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朕兆之可見者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乎內沛然而形於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

其理無不備故感無不通既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
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咏歌之既形於咏歌必
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咏歌也咏歌發於性性本于
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也嘗考舜命夔曰詩言志則二
帝時已有詩矣擊壤歌未叶韻南風歌賡歌則叶韻矣五子歌
及商頌諸篇二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
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製已備故說者以爲三經二緯又
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爲騷又變而爲排韻爲順體
爲調爲律詩聯句則詩之體製義理性情風韻哀壞盡矣世之
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

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
者殆猶香花嫩蕊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
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不及古拘於聲
律對偶淇澳鳴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
能彷彿也嗚呼後世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
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
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刪後無詩其以此
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爲不可哉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
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絕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
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味使吾心之意與之相孚而俱化則

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咏
則庶乎近之矣大抵詩樂實係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強探而必
得也吾祖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錄乃其餘興所發先世
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之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于末故于集
後序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爲道當先完固其內
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修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
以修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
首矣苟不完固其內而窮兵黷武則國內虛耗人民愁怨雖使

勝敵終至危亡况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當先調養榮
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自安臨川
胡君伯源有得于此也里中王文彬妻袁氏毒瘡發于項間醫
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胡君至曰當守內而攻外內
之堅也外當自潰越五日而疾愈東帶東歸文彬請予文以謝
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屢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儒察
其脉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絕但元氣衰弱外爲風寒所乘
治療之法當內壯元氣外避風寒俟其久而漸安可也噫胡君

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稟氣以生合氣以長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爲吾之害故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之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爲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醫而思吾道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非以賢才不用暴虐得以爲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德可修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則百病交侵其滅德而喪邦也必矣君雖爲名醫而雅尚儒術併以儒道言之以廣其志云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間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爲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爲選故月吉歲時閭胥族師黨正謹書備錄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飲之禮賓而興之以獻於王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

孝廉曰經義曰賢良曰茂才其畧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尚雕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尚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嘆宋則漸尚經術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係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况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內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

中者渾融克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揜才之浩博者文必滂沛發越氣之正直者文必典勁雄壯苟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吾饒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今秋大比京師請司文考予惟世祥蓄於內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爌等徵文叙別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閱公尚質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至斗南公諱茂松號
惟操教諭餘干因家焉三傳而日新公徙梅溪予年十二三隨
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川偏逼無以托子孫
於悠久於是乃相梅溪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于
地數仞兩溪交流于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
之地數畝可卜居焉至于平疇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岡
可牧溪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于平道
或登覽于高峯或盥濯于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于是

與兄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數間覆簷以茅
墼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于上蓋取其功之易成
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嗟夫世人務爲高堂廣廈固有富
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強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
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風雨雖曰志尚乎儉其實以道義爲
重而不暇于此也彼役心力于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
雖以自述抑以戒子孫云

鰥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墓鄰范勝良家見其父子皆鰥父近六
十年三十三問何以不娶對曰貧故也予心惻然嗟嘆久之

古荷齋集 卷之二 六
既而勝良曰聞先生有仁心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似汝之貧者衆矣恐財不能賙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衆其鰥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雖竭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費何惟得聖君賢相與之極論堯舜文武修己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稅歛去姦宄任賢良盡教養防虐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鎮周豐言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序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陂記

吾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易石甃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

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畧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爲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旣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况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難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峯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澗水然後達况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修之成而復圯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圯不可不修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

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濶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賓客徐行穩步徜徉遊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吳君慎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延師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興好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岩穴之賢來遊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乃謀於憲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災而蠲其糧稅漕運又撥米以調其饑困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

工木價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已資未嘗有毫末歛於民
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
公讚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公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
亡惜譙公之去追述而記之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
下之賢以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館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
之賢以共明斯道乎入館之賢以是爲心昭不道義以教洞之
學者則是館之作有功於世教不淺矣後十二年叅政祁公憲
副鍾公憲僉莊公太守于公重興書院星子縣司訓方君文昌
復加修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櫺星門並西數十步乃明倫堂之
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興書院司訓方
君文昌董其事視貫道之廢而新復立門於延賓館前名之曰
由禮在櫺星數十步東也二門旣立於是師生出入多出貫道
賓至揖讓則在由禮方君旣成是門屬予并記之予謂貫道者
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卽孟子所謂禮門也惟君子能
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者知貫道之義則必操存省察窮理
力行以求貫通平體用之全有以脫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
禮之義則動容周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
行矣如是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則

古存齋集 卷之二 九
在乎人焉

芸閣記

上饒婁君克貞子同門友也所居東有重屋爲燕閒講學之所每遇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間相與討論景泰癸酉冬吾康齋先生嘗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之丙子冬予從先生往閩亦登是閣於此十六載矣今復訪婁君於閣中極論累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婁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謂予曰昔先生登此得親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復來相與講學於此豈偶然乎子盍記之曰予訪君者正以德不修學不講欲求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乎雖然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經綸萬事

者以其具此理於心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間乎必也莊敬涵養以立其虛靈之體讀書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則所以行道濟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然則先生雖逝此道未嘗亡此閣重可敬也閣下之書不爲虛藏矣若夫造乎廣大高明之域收歛完養以至精密純全之地以入聖者則有望於婁君焉友愛教養有賴於厥兄謹推行輔翼豈不在於厥弟謙乎繼承而求其傳者厥子性忱不得不勉也君名諒一齋其號云

歸儒峯記

歸儒峯者行素蘧先生居之後峯也居仁於成化壬寅季秋偕柴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霽風高清涼滿袂相與同登此峯

峯巔巨石屹起巉岩奇異頂濶數丈平如張蓋其下有岩問其名曰昔傳有禪者居此故名禪師嶺予曰先生儒者也以禪名所居之峯非所以闢異端也請易其名曰歸儒峯於是相與長齋登其巔而坐談論古今久而忘歸也甲辰春王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爲記又請書歸儒峯三大字於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窵其極天地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禮樂顯而人事無非一理之所爲卽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克盡此理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爲能戒謹恐懼體之於已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相通黃蜂野蝶交穿其內

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故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聖人之道爲害尤甚者禪也禪師佛之別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國隨以滅楊無君墨無父老玄虛莊曠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則一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說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掃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顛况其下者乎呂榮公遊定夫陸子靜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况其他乎故程子以爲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之學號爲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遊西湖記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遊西湖錢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湧金門外卽西湖也憇柳州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爲靜已發爲動靜爲體動爲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靜乎予曰人之一心動靜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靜則體不立靜而無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爲主乎居處恭儼若思不愧屋漏此靜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欲習靜未有不入空虛者旣而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訓舒君陞至乃相與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邦輝又至乃泛舟湖中閱杭志

以觀古今人物諸君備酒設蔬果數品蓋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也酒數行言談亶亶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爲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其不能卽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於宗湯武鄙孫吳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講武之法湯誓秦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吳偷捷一時反爲殘民之具乎諸公又曰秦檜姦邪固可爲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曰愚陋無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盡爲小人所蔽惡政日施危亡至矣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

拜鄂侯墓徜徉登舟而回諸公曰今日之遊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盡陪遊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杭人遊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知節今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酌之禮雍容揖遜自長及幼一周而罷縱目眺望峯之聳於南者曰南高峯聳於北者曰北高峯獨孤山屹立于湖中一吳山遙應於城內其餘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青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鳥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之爲可樂也旣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別次日周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嘗出遊以先生之遊非世俗之遊也故樂陪不倦所言

所行皆當記之而不可畧也予因詳其本末以著于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寬衍傍連溪水吏部主事黃公平來爲通判乃創廳堂齋舍榜曰棠溪書院同府于公欽來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內甯公祥傳公愷又創外門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衛輝通判累有治績舉陞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修葺前爲治事廳後爲燕寢堂左右兩廡外設門墻先生于廳之楹揭其師聘君康齋吳先生黃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寢堂中

仍揭康齋勤謹和緩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
之南北壁堂之東西壁盡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
自勉勵於寢堂兩楹分爲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冊藏焉西北
曰清匠局匠冊藏焉東南琴室中設聖賢象古琴一張著策一
續置於左右西南曰雪窓中置一榻傍積古今書籍揭懲忿室
懲改過遷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虛軒幽敞扁曰太古軒軒之
北書吏隱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之
傍有釣魚磯池之內有蓮因書茂叔愛蓮說雪窓之前扁碧梧
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橋雜植花卉蔬果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
日升公堂與郡侯王公及諸同寅商確政事畢卽造書院清理

公事旣暇則澹衣幅巾退坐寢堂讀書鳴琴適觀格言以自省
又其暇或賞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綠陰滿窓清香透戶草
色連堦同官士友有來書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遊觀景物情
思灑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先生以情義之厚特
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累日因命記其事夫河出
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
然後典謨訓誓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燦明春秋經世諸賢
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宋之大儒發明精切
詳至後之人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
何患已之不修國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墻宇

古荀彙集 卷之二 一四 正言堂
以為遊息講會之所此書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松民民安且樂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書為誦說之資利祿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說以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棠溪之澤無窮松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平齋其號云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稟純厚德性溫然慈祥孝悌得之於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為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吾今於公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學之舍又置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敬陳薄奠公其鑒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慄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竒經書是博白鹿是娛花卉臺榭宛然
當時流澤既遠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
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誌

先君墓誌

處士環溪胡君諱南俊行瑗二先世自泰州累遷至惟操公教
諭餘干因家焉高祖汝器曾祖日升祖伯昂皆鄉之傑特也父
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
正月初一日資稟雄邁質樸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尤喜
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遶因號曰環溪堂學士沈公度爲

之隸額晚歲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終皆成化丙戌二月二
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摘樓山
于熙元幼適河橋周愈孫五人崇璉崇廣崇修崇益崇正女孫
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梅溪下埠坐麓面洲不肖孤竊慮浮
辭溢美不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
聊誌公之事實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已
擴而克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

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
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
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
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
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
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俱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
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
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

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櫥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
未斃勿已永鑒斯銘

說

夜存子說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
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不齊而偏正通
塞分焉正者理通爲人偏者理塞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
其仁義之心者獨在於人也於此不存卽禮所謂猩猩能言孟

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矣。番易董君緝熙有見乎此。自名曰夜存子。成化壬寅冬予寓藩城永福寺緝熙與予遊徵文爲說。子乃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也。氣清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間惟旦氣最清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且之清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晝之所爲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晝之所爲旣善則夜之所存益周。夜之所養旣淡則晝之所爲亦善矣。若然則氣清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梏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爲學之要也。歟。惟毋循名而勉其實。

頤仙說

說曰頤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間養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之祿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臣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顛沛之違者賢也。推類而通頤之義廣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鄱陽淮府賢王延至梅亭討論遺經因命作頤仙說。居仁對曰頤之義善矣。仙之號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練氣以一

身之私滅害天理故程子名其爲天地之賊朱子亦惡其偷生昔漢武帝惑於神仙晚乃悔過賢王以此自號何也王曰非此之說也予以宗室之親承上祖之德受朝廷祿養清閑快樂優遊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真有求仙之意也旣承祿養又豈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其德喪矣養賢養民旣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亦宜乎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養民而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聖君以厚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王受所養而思自養其德又以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具疏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木末精粗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噴然成質至靜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萬民爲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

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遊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于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冊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咏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呂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著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粗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殺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責漢者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當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怏怏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爲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葬其族太過也責信者以信滅齊不報而自王以起

漢祖之罵躡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爲使信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庶幾勲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彞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興伊周之勲不足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祿之心挾孫吳之法雖其謀策之善過於孫吳然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已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舉以功利智

謀投機苟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共成王業旣以功利相從則君忌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欲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弑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彞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噫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學寡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之禮亦至矣旣至而以治亂爲問問亦切矣申公荅以顧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武帝天資雄邁志甚高識亦明

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抵於誠而爲物欲所害也爲申
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
誠敬涵養以關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恭文王
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
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修身之事則知行兼盡武帝之病可治
矣今乃以一言之寡已非告君之體而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
不博而欲徑約乃流於孤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說
命孔子荅哀公問政孟子告齊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
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
望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
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季之雄橫殘悖逆王法所不容者安
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復承桓帝密詔討賊卽名
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臥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
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
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既沒孔明以偏蜀之師聲
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
西燕主暗國危東晉強臣跋扈故能輔堅吞噬中國使在三國
之時必仕操而爲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

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

辯疑

朱子以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意語文義事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真知其是非真偽非杜撰臆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護序說強爲辯論何哉至於以變風盡止禮義引左傳爲證以刪詩爲缺疑引論語爲證皆非也序亦有言禮義廢政刑失而變風變雅作豈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不盡取之况詩傳乎或序者先見左傳左氏先見序說故相附會皆不可知况春秋之時禮廢

樂壞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刪詩爲闕疑則疑者十九信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複正其紛亂善不足以爲法惡不足以爲戒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斯得聖人刪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務農重穀使民食足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儒生空談愚恐其爲萬世生民之害也蓋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典必修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

古學彙編 卷之二
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修政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爲德非湯武則無本矣豈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難知雖游夏之賢尚不能與惟顏子乃嘗聞之故能知春秋雖非湯武亦鄰於湯武者矣苟能真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亂賊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

比杏之會世道之大變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典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爲會比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桓公創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衆以爲與齊桓而書其爵誤矣

春秋辯疑

問正月之說胡氏以爲周雖以子月爲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
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則是分明改月矣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蓋其學得孔孟之道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說得聖人行事出來但其言篤厚簡約非湊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

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說義理處多穿鑿如說元即仁也
 仁人心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
 非聖人書元年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載其說無不
 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裔王道之用亦說不分曉
 用即體之所發豈有體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
 殊分辯內外使之各安其所即所以覆載之也體也是如此
 用也是如此

問伐比伯胡氏引周禮關尹侯人等事不載何也曰此是敵國
 來朝聘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為
 一家而不私於一已即一視同仁者也若以為私家之家則
 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
 天下乎苟以天下為吾家私物乃伯者功利之心曾謂聖人
 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
 章之問若論其至只看道理合如何曷嘗更問天與不與邪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弑君之賊不待貶而罪自
 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受貶也惟程傳義
 理極精妙隨事證極詳故兼取其說也朱子曰當時大國廢
 典禮務吞噬其罪甚於滕乃書公書侯乃獨責不能自存之
 小國乎程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一言而蔽之矣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卽位之禮故書此說最是蓋繼故急遽倉卒其禮苟簡可知篡弑之人特行此禮以壓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慝禮篡立權謀也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善與惡利與義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卽存辨其邪而事自正誅其惡而善自明絕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旣滅撥亂而爲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與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程傳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辨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時善惡纖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辨則克已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書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曰

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書名何處更去討一箇字來書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尋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爵與不書爵必有深意

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議論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隱而家天下此最害義理禮運

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爲一家固當與賢若曰以天下爲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卽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居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夸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家父聘桓公胡氏以爲貶糾於前家父無責見春秋責宰相之意何以不取口胡氏以各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責其失職此事以觀桓

公弑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屢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遁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爲胡氏雖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淵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

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

如昨日為鄉人今日便要為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 今
 日克念即可為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為
 士終乎為聖人 為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
 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
 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如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
 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
 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生
 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

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眩不為功利汨庶
 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
 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騫於
 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為尚科名為心又其下者
 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
 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
 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
 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
 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

古學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正言堂
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
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
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
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
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
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于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
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 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
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如尸立如齊 莊敬
日強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
曰仁人心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
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
則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

古石齋集 卷之二 三
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透得西面一人
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故易入無緣
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
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
追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
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
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
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自然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
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
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
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
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
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口只爲
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

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虛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別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况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

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別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况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

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閒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 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 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于卑污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于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唯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真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工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

古樹齋集 卷之二 三十三 正訃堂
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已之心毋使有一毫
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
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
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
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
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
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
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
然有覺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
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
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
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
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程子曰不必
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
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
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自然一草一木亦

古學齋集 卷之二 三四 正言堂
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
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
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
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
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
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朱子
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
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
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
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二
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
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
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
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
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
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
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

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卽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已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覆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

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

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于審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辯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别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

行則善自善我自我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
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
所為也雖聖人不過盡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為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
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
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
身之理以成乎已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
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為已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
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

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已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
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
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
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
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
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
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

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苟異矣

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卽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卽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卽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

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
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
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
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
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
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遊數
載彷彿有以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
炙恐難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於同志某等構爲麗澤
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

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
示于后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
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
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冊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
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
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
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古初齋集 卷之二 四 正論堂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為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
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溪東嶺人早孤幼穎敏學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聲聞達於鄰郡景泰癸酉登鄉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入掌貴州湖廣山東等道事復巡

按南直隸浙江仲遠性剛直果於斷事摧抑權豪殄除兇猾辯釋冤枉革勵貪污奏舉廉吏及天旱則爲民禱雨至郡縣必臨養濟院以存恤孤貧屬縣疫癘則齋戒罪已禱神以祈免民災時有內侍督織者怙勢作威有司供饌歲用銀千餘兩仲遠竟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爲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甘肅督寧夏糧儲舊例銀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軍士受惠實多以祿不逮養輒涕泣思親每遇忌日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氣節如其爲人嗚乎仲遠剛介廉潔至于不食媚魚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則尤可見貞廉之實夫二氣五

行交運錯綜而人物生焉以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
清正剛直之稟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正之氣得於天廉
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漢則豈在廉吏之下哉是宜書
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凜凜在天地間而貪夫廉懦夫立則此傳
不虛作矣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田文能好客士歸之者三千愚以爲齊國三千
之客苟得其人必能引其君當道志仁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
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預燭秦昭之姦力止其君
毋使陷於虎狼之口及拘于秦又不能正其詞說陳大義以解

其難顧乃爲鷄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其
主亦可知矣

理曆法

問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與日
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天行健日雖隨之偕
行及遶地一周則天每過之日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
四分日之一過不及處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遂分每日
所行不齊處爲一度故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天何嘗有度人何嘗量度之乎後世曆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
一晝夜所躔濶狹爲一度誤矣

右周天度

問日適遠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為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為主則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一周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徼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爲小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爲得中比天行爲少遲比月行爲速也

右天日月所行遲速

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於周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

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筭却以加九法算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元七分湊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筭也再以筭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筭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脗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節候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周而天與日亦一會也蓋陰陽寒暑之循環者氣運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周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真有所會哉曰天日所會如此何以知其爲一歲也曰古者以黃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置葭灰於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爲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爲歲首卽此意也以梧葉候秋葇葉候朔望尤明顯易見

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爲一月或二十九日爲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日何以知之曰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筭以加九法筭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

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
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
也日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日日月之會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爲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
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
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日則此月有三十爲
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
則無三十而爲小

右日月相會與月大小

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八刻

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

右時刻數

問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日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零
二十五刻布筭以二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十一刻八
分七釐五毫兩氣爲一月積三月爲一時積四時而成一歲是
每歲四時一十二月二十四氣也

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日先儒言之詳矣其法以二氣爲一月則溢乎三
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會爲一月縮乎三十日之內者
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者愈縮盈縮之

數恰當一月朔望之數則置閏焉以三十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二分則盈縮之間該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戶

右閏月

問儒家以日月左旋曆家以日月右旋其不同何也曰儒家順其所行而止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爲一曆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爲二此不可不知也天與日俱陽也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曆家不識

天行之健反以日爲右行一日止行一度夫日爲陽之精明之主一日遶地一周日出地上則明而爲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爲夜一晝一夜遶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陽速陰緩若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矣無此理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沉每月日週天三十次月只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周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但曆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筭則其數簡易易推故也

右日月左旋

古... 卷之三 四

文敬胡先生集卷之三

候官張文吳峴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後學

福安吳瑞焉象真

全校

福清蔡其默緘三

莆田卓如松特峙

賦

碧峯書院賦

雲山青青澗泉泠泠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日創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德之疎薄憂聖

胡敬齋集

卷之三

三

道以難明嘆真儒之去遠懼功利而日興訓註繁而理昧孰能
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虛與靈窮
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德業致其
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峯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爲淮王題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
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之一體實氣脈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
當致乎慎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
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關雎麟趾之風

歌

遊卧龍菴

廬山奇秀甲天下我今來作廬山遊卧龍菴裏駐孤蹟前賢遺
教空追求峯頭瀑布瀉飛練澗裏寒潭六月秋釋子不識吾儒
趣且言三教元無異道一緣何教有三何獨儒家能治世長吟
抱膝南陽廬此時未展胸中奇三駕不顧龍不起山河宰割誰
能爲近瞻五老峯壁立青霄裏峯頭高風滿頂來峯腰藹藹白
雲起縱日長天不盡頭浩歌一吐英雄氣

詩

希賢吟

顏淵剛且明已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簣中庸首謹

獨屋漏無愧慙集義孟子賢浩然氣充塞降自漢唐下誰能踐
斯域河洛程氏興煥開千載惑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內直致知
務窮理爲我開闢踐履極其純昭然萬世則晦菴集其全精
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
因言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逸駕雖難攀驅馳紫鞭策鵬鶚不易
並數飛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
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遊龜峯

我來遊龜峯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太極本無
極動靜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造化自此成闢闢乃

其常穹窿須有際磅礴非無疆清泉流碧澗竒石何高昂水得
陰之盛周流無定方土本得中氣體具柔與剛石乃剛之質壁
立千仞強人皆覽形色此處誠茫茫我從同類士行行入其鄉
目遍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有太極此說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靜機一施陰陽自此分兩儀有定
位陰陽互爲根二者既交錯五行斯網緼理氣妙合凝至靈斯
在人三才從此備中處乾與坤水未得所歸襄陵勢逆奔莫居
本無所民咨何日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獨勤四海旣爲壑平
土皆吾民六府與三事九功俱叙陳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尊

古初齋集 卷之三 三
封山作州鎮會稽屬南巡後此數千載祀事舊益新比來得瞻
仰遂茲秉彝真欲勤希聖功當尋入聖門人心與道心全具於
吾身大哉精一傳無閒思彌敦執中此其道致用敷人文紹蹟
俟來哲此道毋昏昏

靜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豈論誰是與誰非人心固是參天地百計勞
勞只自卑

禮吾書院

卜築禮吾山水勝清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野我亦肯
爲孤野人

春日卽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窈窕與冥冥荒源也有沂泉樂茂對春
和看物生

倦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咏詩暫借餘閑養情性莫將過
苦敗身軀聖經浩博有餘味人事紛紜無盡期羸却當年陶處
士蕭然一枕卧皇羲

禮吾書院

自古多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禮吾一段荒閑地翻作弦
歌禮義場

夜魯魚奉親

王祥孝感出雙鱗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古終宵舉網向溪濱

奉吳先生

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真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喜際龍潭復有人

看東山書院舊址

十年勤苦讀書心綠樹陰中認故岑成已功難增永嘆愚蒙空數歲華深

悼農

四民共處九圍間農父何曾一日間想彼錦衣并玉食豈知稼穡甚艱難

閒居卽事

虛堂村落裏環堵任蕭然細草連堦石香茶煮澗泉青山朝過雨綠樹晚含煙日用無餘事工夫付簡編

和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饑炊野田粟渴飲石谿泉清溪四簷月氤氳半篆煙聖賢名教外細翫杜陵編

往山下石岩醉卧成詩三首

濃酒三盃後頽然卧石岩清風生野樹綠水滿寒潭素履心無

外蒙吟意正酣是非母自質付與世人談

浮雲滿長空閒客醉岩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寂寞空山裏堪輿卽枕衾遙憐李學士蹤跡杳難尋

看鳥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驚孔子不射宿拳拳素服膺

漫向幽岩學養真青山綠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貪看鳥也未回

頭錯應人

藤蘿幽樹覆岩端岩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陽稱八達肅然起

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恍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岩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拳拳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由他年慰滿蒼生望野服黃

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景長北窓閑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對南

薰滿篆香

和許鄂州中秋翫月

堂空一鑑正團圓萬里青霄散紫煙秋氣清明當永夜晴光皎

潔滿中天蒼松影轉虛窓外丹桂香分丈席前但喜好懷無所

累何妨翫賞自年年

和朱子韻

聖賢警示意非輕要為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懼昏愚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强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沉淪久羞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雨雪蕭蕭值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擬用新功條舊汚

正旦入齋

慶罷新年一樂餘携書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夜偶成

寒窓清苦孰能禁為訪梅花踏雪尋讀罷軻書長閉戶靜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窓書程日緊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興只為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菴似斗寬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閑眠養心宜靜密燈火何處
 多笙歌鬧誰室迷子何太歡跋報為甚疾却憐山間人幽獨窮
 且室讀書嫌性愚舊記多忘失吟詩苦才慳不能精格律倦卧
 似無聊幸不違心術朱子與南軒詩有可憐迷路子枉走閑城墜之句

閑中寓意

門外青山拂翠煙野堂人事總蕭然案頭舊典兩三帙囊裏新
 詩四五聯克念不妨能作聖怠荒何日可希賢括囊夙有遺經
 訓何苦名韉萬里牽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牆兼絕食

去歲墻傾更絕糧今年淨几與明窓人生苦樂何須計流水行

雲語意長

勞中述事

服勞安敢便寧居困厄無端智力疲性外固非心所急日間自
 有義當為自強願法天行健昏妄那堪已性愚從古晏安如耽
 毒春冰虎尾勿忘危

乘舟

新水漣漪宿雨收泛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信有長
 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准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殘燬尚有千

秋萬載馨

雄文鏖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燼俊髦信道青雲難力致東山不
是謝安高

夏日卽事

槐柳陰陰滿戶庭畫簾高捲午風輕數篇書卷前賢業一曲瑤
琴太古情心在靜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難克
溢只恐虛名誤此生

舟中自感

風雨蓬窓不昧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靜思成已功難處私意纔
行行卽虧

謝程子

整齊嚴肅聞明教直內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虛靜處始知夫
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蕘稗不生何愁
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爲身謀經綸不展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管碧峯頭
上臥新秋

自嘆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顏子樂無悶吾何悔吝多

自嘆以遺人

操存腔裏心耐應世間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

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是程

朱入道門

嘆學者

這裏路長嫌擔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着腳處東跋西跋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沒後道隨亡教化真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來紙

上耀三塲先生欲掃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願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卽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竊嘆此等人豈不爲至貴彼哉昏迷子何爲欲所蔽

團湖懷古

聞說團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公忠義昭千古興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冲漠無朕內萬象自森然堪嘆虛無子懸空學聖賢

自存

夜雨山窓夢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昏塞行已淡
慚未盡誠墜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時興信知大本元無
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慚無孺子黃堂豈是少陳蕃莞然上下忘其勢留取高
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藹然周化盛芻言敢獻到黃堂不忍心
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與意誠此是聖賢真事業莫教墻
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事天知有道力閑邪
妄便存誠

嘆古人讀書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遇程朱怎奈何刺股懸梁辛苦志其如一
敬得功多

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
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靜對遺經翫困亨憂勤重憫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難守全體中
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生耕題詩本欲資名
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爲君特賦雪窓吟信知此道無今古展卷詳
論孔孟心

贈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儒事王道根基在自新目下升高當遠步莫教對
塔說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極中間存大用遯臨已
上識先幾堯夫因甚怕處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羲周精蘊
在安身不必打乖詩

碧峯書院

碧霄峯下構幽齋中寓琴書愜素懷信是心虛涵萬理更欣地
僻絕纖埃蕪蕪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真切
處好從博約竭淵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留連日謝儒官天心若欲興斯道莫嘆人

生會晤難

再遊龜峯二首

路達龜峯本不遐
汎舟反復傍溪涯
如何喫盡多勞擾
只爲源頭一步差

不道吾心識未真
妄將指點誤旁人
惕然到此方知省
敦復真能勝似頻

誠意關

謹獨功深切防微
意最立爭交真在此
要不愧皇天

偶成

輞川清致貪看竹
湖上林公好咏梅
問我寒窓何所事
關闔濂

洛意徘徊

嘆雉歎

汝能耿介全天性
竟日淒涼感慨深
始識先生真禮意
男兒安敢負斯心

絕句

萬里具涵方寸內
只從此處作經綸
要知希聖無他法
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木枯
歲寒惟見老松孤
秦皇不識清高操
強欲煩君作大夫

題濂溪舊隱

糾寒清潔古濂溪緬想當年有道居學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太
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香郁溪連庭草
翠聖賢高致後人廬

夏日卽事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今古謾說伊
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徑穠清風明
月夜窓虛固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卻是危記取當年簞食

樂殘蟬斜日任悲淒

南谷卽事

天人本共此一根吾何可爲氣所局文明運始盛唐虞禮樂伊
誰繼周躅元氣會在洙泗間六經軻後誰能讀伊洛再出龍馬
圖墜緒茫茫於此續紫陽奮起聖賢儔萬古中宵秉明燭

九十年大明當天吾道復武藝踪跡未能尋且結茅廬入
南谷知行只在日用間聖道不容邪與曲萬理窮盡知自明一
私不存行愈篤始終本末八條中肯向他岐更容足乾坤闔關
消息間笑指羲圖昧心目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徙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閑處樂地爐松
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卻笑山人多逸
興詩成袖手面層巒
心迹高棲結構幽吾人於此足藏修此山翠嶺青雲鎖南谷
深
沉紫霧浮敬意毋荒時翼翼善心不昧日休休君今莫道功名
事爭似簞瓢樂更優

李太尹求見自感

幾年衰病臥林泉勢迫形驅苦自憐白屋想應無孺子琴堂有
榻任高懸

贈李大章

春日載陽貧病減摠衣直訪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眼始向東
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臥病歸舟越水潯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好那識若
翁憂世心

題風雩

在白鹿洞前左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
年點也賢

枕流石

在白鹿洞左澗中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跡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畫

夜無時息

遊孺子亭

漢豎當年不可維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幾微處說向陳
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皤矣廬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尊不爲功名役梅含雪裏
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我願公再興作我生
民益來歲上京畿親覩吾皇極

復葉懌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番誰似曾參爲已多鶴在九臯聲自聞鳳翔千

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話苦更憫唐人詩句磨南谷庸才甘世
棄日羣麋鹿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庄

范氏當年建義庄君家肯與續遺芳信知積善工夫久致使傳
家慶澤長

挽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間士林今歎失儒冠午風亭上人千古蕭瑟西
風滿玉灣

復高都憲

人道人生會晤易我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幾百年心

事總相關仰高峯下水霜肅鄰水溪頭風月閑却念同胞多赤子家書誰與報平安

咏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裏書生靜裏修信是本原無一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形可觀無形妙今日應同昔日遊識得顯微元不問此心此理日相酌

過子陵釣臺

世祖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翳萬古清風掃俗塵宜以賓師居保傅可將諫議定君臣扁舟趨拜高臺下樂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暫展扶傾手庸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廿西淞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簷涼雨碧雲淡世間多少未了事誰爲乾坤體此心

別松江郡侯諸公

駟牡不遑王事鹽野人歸去白雲閑人心萬古同此理城外青山卽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貧何害濃酒三杯落日殘半醒卻來橋上坐乾坤容
我一人閑

別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却公家事尚擬樓
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真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卻被公全了我願公
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卻有張僧愛讀書此是秉彝千古性誰言無

極是真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眼前時景初開泰心裏乾坤總屬仁昨日歡迎滿城市草堂分
得幾多春

贈致仕巖掌教

軒前蘭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樹東風依
舊欲爭春

贈蔡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傍人莫訝歸田早雲錦江
頭自有春

古詩集 卷之三 十一
題沙溪釣隱

釣隱聞君獨擅名我來細味釣中情
渭濱德老乾坤古巖子臺高風月清
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累轉虛明
傍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棋一杯

寄蘧行素

歸儒峯下讀書堂勢利紛紛已兩忘
窓外梅花初破雪簷前松竹幾經霜
豈於末學矜多智肯向遺經識大方
倚日重來酌舊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余監生

道體誰云遠歛之方寸間幽人更何事
穩臥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憲副韻

自古番陽號大邦不應國士更無雙
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
疊雲山連遠漢茫茫煙水接長江
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萬慮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書勤着眼壺中無酒懶啣盃
心閑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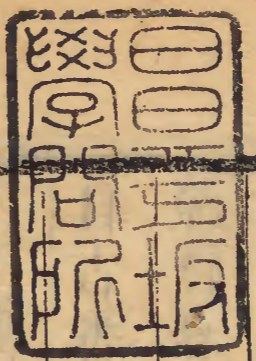
咏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一從軻亥聖無蹤
龍門妙契心傳後畫筆徒勞擬化工

古詩集 卷之三 五

復余大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遙辱過柴荆
媿媿分內二家好道義胸中萬古情
單父琴歸閑宓子潯陽菊綻老淵明知
公已脫塵途屣策杖芝山日少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中無', '山間', '自', '言', '道', '義', '胸', '中', '萬', '古', '情', '單', '父', '琴', '歸', '閑', '宓', '子', '潯', '陽', '菊', '綻', '老', '淵', '明', '知', '公', '已', '脫', '塵', '途', '屣', '策', '杖', '芝', '山', '日', '少', '縈']

